

## 老作家与小读者书信记趣

薛卫民 荆睿轩

## 给荆睿轩同学的回复

荆睿轩同学：

我认真地拜读了你为我的那本小书写的读后感，看得出来你真的读了全书并且读得十分细致，我的书能够在你的那里受到这样的待遇，仅此我就要感谢你，谢谢你！更何况你不但仔细地看了，还写出读后感。我非常吃惊于你的归纳、总结、概括能力，你把书中的人物、主要故事点、能够引起你兴趣和喜欢的地方，用很少的篇幅归纳、总结、概括得清清楚楚。

下面，我以在你文章之中插图的方式，具体回应你。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给予我作品的礼待。

薛卫民

## 我想当皮豆儿

——《挂蟒山》读后感

东北师大中信实验学校四年十班 荆睿轩

我写这本书的读后感，是因为书里有很多好玩儿的事。第一是皮豆儿和现实版的“熊二”一起吃“早饭”；第二是杨子欣、石小辉、皮大佑、李云雷、毛大健这5个小孩的外号都很好玩，分别是：洋刺子、石蛋子、皮豆儿、毛腿子、腿腿子；第三是挂蟒山和牯牛河名字的由来很神奇；第四是单枪王打猎、做根雕的故事很有趣，吸引我；最后，他们还发现了放牛沟里面有一个山洞，之前有人住过，这很神秘……

薛卫民：这一小段，你把那个故事中的主要素材一网打尽。由此我确认了，写一些让城里孩子陌生的事，他们会好奇，会有兴趣。

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当皮豆儿。因为皮豆儿能听懂鸟语，他和狗熊在同一棵树上舔蜂蜜，他认识山里的每一棵树，他爸开创了独一无二的“复古植物园”……爷爷让他去找绿缨画眉，单枪王派他去找老树根，这都是因为皮豆儿每天在山里东跑西颠地疯玩，熟悉山里的一草一木。皮豆儿天天玩的山，长满了榛子、橡子、野糜子、托盘、圆枣……那里的泉水干净得可以生着喝。他们没有时间录音，一有时间就是在大森林里，他们不会上“家里蹲大学”，不会每天坐在电脑跟前。我们和他们不同，我们没有和大自然在一起。我真希望所有人都能和大自然在一起，希望自己像皮豆儿一样。

薛卫民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当皮豆儿”，这一句便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，而这也正是书的作者希望的、书的作者写此书期待的。动物、植物最开始都“活”在大自然中，后来人类对野生植物、动物的驯化驯养，

依然离不开野外的大自然，比如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，一种野生雄性不孕稻是源头；当年爱尔兰面临绝产的土豆重获新生，得益于南美洲的野生土豆；当年美国的大豆只长秧不结荚，拯救它的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野生小黑豆基因……这是从“实用”的、物质的角度说。而在“不实用”的审美上说，假如人类离开了动物植物，情感、意趣甚至语言修辞，都会变得索然无味。你在亮出自己的观点后，叙述了你想当皮豆儿的理由，那些便与我上面说的有着内在的关联。而这，就是“感”，读后感、读后思，要说出你的感受、感觉、感想。其实所谓文学评论，都逃不出这个范围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写读后感写得好，没准儿以后如果你愿意，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。我感到你有这样的天赋、潜质——我不是随便这样说的，是我的经验和判断。另外，我写这个故事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希望城市里的少年儿童，通过它知道还有大自然这回事，还有野外、野生这回事，还能意识到存在着远比它打电子游戏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、也更有情趣的天地和事物，那一切对未成年人的精神发育和审美成长至关重要。

我觉得这本书讲了两个人的故事。第一个是讲皮豆儿的，第二个是讲单枪王的。我猜如果没有杨子欣出现的话，也就没有这两个故事了。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发问的人，没有发问的人就没有故事。（杨子欣从城里来，对什么都好奇，一直在问。）“山地自行车”的作用和杨子欣差不多，如果不写山地自行车，就没法开头，没有开头就没有故事。

薛卫民：没错，主要人物就是皮豆儿、枪爷，一老一少，一个凝聚着传统，一个行走着现代。杨子欣这个人物的作用，也让你给打破了，他把钢铁城市、对大自然的无知、一开始城里人浅薄的优越感、后来迷上乡野天地……这些元素带进了故事中，成为对照组中的一极。没有自行车也能开头，我之所以用它开头，是为了写皮豆儿那个当老师的母亲，她身上有着很多母亲、老师的局限……

但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：皮豆儿把山地自行车放在家里，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山地自行车。那他都不骑山地自行车了，为什么他还很想要呢？这是作者没想到吗？

薛卫民：自行车在生活中是工具，在故事里它不能成为用一下就扔了的工具。我后来不再让它出现，是想表达城里的杨子欣，五个淘小子的暑假乐趣已经大大超过了自行车……我应该在后面的什么地方，点一点这个，没有提，没有点出来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薛卫民：自行车在生活中是工具，在故事里它不能成为用一下就扔了的工具。我后来不再让它出现，是想表达城里的杨子欣，五个淘小子的暑假乐趣已经大大超过了自行车……我应该在后面的什么地方，点一点这个，没有提，没有点出来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薛卫民：自行车在生活中是工具，在故事里它不能成为用一下就扔了的工具。我后来不再让它出现，是想表达城里的杨子欣，五个淘小子的暑假乐趣已经大大超过了自行车……我应该在后面的什么地方，点一点这个，没有提，没有点出来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薛卫民：另外我向你透露，几年前出版过的《单枪王》，就是现在出版社重新做的这个《挂蟒山》。《挂蟒山》《单枪王》是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，它还有后半部分，书名是《锁定老狼》。你读完《挂蟒山》之后，没有这个故事没写完的感觉吗？

## 特别话题

## 日出，给孩子

葛筱强

人生不可含糊  
特别是我们一起迎来了  
湖畔的暖风与花红。

人生也不可盲目与懈怠  
特别是我们要一起阅尽人间的  
悲喜与从容。

是的，人生必须从容  
以我们的宽仁与善，以我们  
与生俱来的感激与专注

## 那片梦中的山水

刘鸿鸣

达里巴屯的西北角，曾经有一条向西北延伸的榆树带，宽宽的有二三十米。在高大的几乎合拢的树荫下，一条老牛道巨蟒般隐没了二里地，又一路向西，翻过了南北走向的“西大河”（前郭灌区二总干渠）大坝，来到了甩手无边的西甸子之后，向西北的大苇塘奔去。

我7岁那年，与东院6岁的二孩儿，在一个初夏的上午，就是沿着这条老牛道，走出了父母树荫般的呵护，翻过“西大河”的大坝后，也奔向了西甸子的大苇塘。

那天扒完早饭，和我在南墙根儿扇“啪叽”（一种少儿游戏）的二孩儿向我汇报：“前几天我跟我爷放牛，去了西甸子，那疙瘩有山有水的，可好了。”我跟父亲去过西甸子，路过了没有水的“西大河”，也没看见那里有什么山呀水呀的，就说：“你还能找到那儿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记得，能，我爷放牛天天在那儿。”我说：“咱俩一会儿能去吗？”他指着地上的牛皮纸“啪叽”叫：“你要能一下子扇过来，赢了我，就去。”

我还真的一下子扇过来了。于是，就有了背着父母的第一次出行。

那是我第一次走向西甸子的深处，第一次看见离家十多里远的大苇塘，也是第一次登上大苇塘东北角儿的西小山。

我们俩翻过“西大河”的大坝，眼前是一条向西延伸的小泄河，河沟里没有水，南北两侧的耕地上，苞米苗都要罩垅了。老牛道就贴着河沟北侧的土坝，一路向西。走上约摸一里来地，前方就是西甸子了。

进入西甸子，老牛道就离开泄河向西北岔去，道边儿的不远处，有几匹马在吃草，远处是羊信儿和一帮又一帮聚堆儿的羊群。这一带的草虽然很矮，但密实鲜嫩，我认识的有狗尾巴草，夹杂些羊草和婆婆丁开的小黄花，还有苦麻菜开的小白花。老牛道上压实的辙印有些浅黄，那是小草倒伏后独有的颜色，与两侧的淡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还没走上几里地，前方就开始出现一块儿一块儿的碱疤。严重的地方是一片连着一片，上面还卷起了苞米花一样的碱嘎巴。碱疤的周边，大多是些嫩绿低矮的还没变红的碱蓬子。我们俩在老牛道上悠闲地走着，再没碰到人影。空旷寂静的草甸子，此时已有水波在远处荡漾，走过去，水波又移向了远方。我们俩好像行进在一座孤岛上。一会儿飘来一团云彩，凉快了许多，更多的时候，头上是越来越热的阳光。我头一次来到这里，有对未知的恐惧，更多的还是好奇，累并快乐着。

再往前又走了一段，才搭上牛群的影儿。这一带坑洼洼较多，生长着低矮宽叶的草，有水的地方还夹杂着些细矮的嘎巴草子、三棱草、水稗草。在路边的草丛里，我们还发现了一窝鸟蛋，抬头，看见鸛鹑儿（云雀）在头上叫着，或上或下地飞飞停停，我们的到来，打破了这里固有的宁静。

不远的前方，就是大苇塘了，很大很大的一片，绿乎乎的望不到边际。在苇子和蒲草少的地方，总能看见开阔的水面上有野鸭子游动，一听到了动静，就扑棱棱贴着水皮儿钻进了苇草之中。

我和二孩儿在苇塘边的老牛道上向西北走着，远远地就看见了西小山；走近点，看见了山下的那个小院；再近点，又看见房顶上上升起了缕缕炊烟。大约又走了半里多地，才终于来到了西小山前。

小院不大，院内有二间正面的泥草房和侧面的仓子，一条拴着的大黄狗就趴在门前。狗的叫声引起了主人的注意，于是从房门里走出了二孩儿的爷爷于大爷，以及老王老小儿、老陈福贵等几个牛信儿。

看到是两个半大孩子进了小院，大家都惊讶。于大爷手中的大饼子才吃了一半儿就不

吃了，脸子刷地拉下来。老王老小儿说：“你们俩来得正好，一起吃点吧，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饼子就都没了。”我是又饿又渴，喝了点儿碱味十足的井水，就与二孩儿埋头吃起了大饼子、高粱米饭、黄豆芽儿和咸菜疙瘩。于大爷说：“俩小嘎子一来，整的大伙都没吃饱，怨我前两天不该……”大伙说没事没事。这时，从泥草房里走出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儿，细声慢语地说：“不够屋里还有点剩饭。”可是谁都没动，都说饱了。小老头儿走过来，一把拉住二孩儿的小手，看着于大爷笑了：“二孙子又来啦！欢迎欢迎，我就喜欢小孩子到这儿来玩儿。”福贵说：“没有大人领着，谁敢让孩子来呀？”又转向二孩儿，“你俩胆子挺大呀，不怕张三（当地人把狼叫成张三）吗？”老王老小儿接过话碴儿：“还李四呢，这里哪还有什么张三。”于大爷没有责骂我们，嘱咐别跑远了。于是，我和二孩儿又走向院外，不一会儿就来到房后的西小山上。我问二孩儿：“那个老头是谁呀？”他说：“咱们屯子前街的，好像叫什么什么鸟儿。”

西小山上没有树，上面开成的几条南北垅上，也长着点苞米苗儿。在一些空地上，还有红砖砌成的残破的圆拱形门墙，横倒竖卧地暴露在杂草之中（1958年，达里巴屯在此建过砖窑）。站在山上可真眼亮，南面和西面都是苇塘，苇子长得茂密，几乎看不到水面，再往西看，远方像是一道或隐或现的山梁。东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，有一群一群的牛羊，在或远或近的地方。

长大后，我又多次来过这一带。春天捡过野鸭蛋，夏天捞过鱼，秋天打过羊草，冬天用推刀在冰上推过苇子。这一带的大苇塘有十多平方公里，出产泥鳅、狗鱼和老头鱼。苇塘的西侧就是前郭灌区的总泄干（1976年在此基础上建成前郭引松固结渠，通向了新庙池和查干湖），向北通向那嘎岱泡，出产鲫鱼、白鲢子和船丁子。

大苇塘东北角的西小山，也就二十多米高，四五十米宽，一百多米长，四周没有一棵树，也没有别的土丘相伴。在这座小山前面，有两间碱土抹的泥草房，院内是熬碱的碱锅和碱坩子，院外堆放了不少苇子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前有照后有靠的房子主人，是我们屯子前街的五保户，外号叫孙四鸟，在此靠熬碱为生。当时他住的泥草房也叫四鸟窝棚。

那时，四鸟窝棚成了达里巴屯牛信儿歇脚的地方，有时遇到风天雨天，还能进屋避避。孙四鸟经常托大伙儿，不是捎点米面油盐，就是弄点药啥的，走时还送点火碱，洗衣服、做饭都能用上。后来我离开家乡，就没能再去看过西甸子的大苇塘，也没能再次登上西小山。然而，西甸子那片梦中的山水，陶冶了我的审美情趣，不但开阔了眼界和心胸，还带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。

近年来，偶然接触到一些前郭县的水田开发史料，让我对家乡的这片山水有了一点儿粗浅的了解，思乡的念头更加强烈了。

原来，达里巴屯就在松花江的古河道上。这条古河道南起前郭县哈拉吐乡的七家子，经过白依拉嘎、达里巴、到长山镇，呈弧形，宽阔低平。河道长约58公里，宽4至6公里。由于河流变迁，自然切割、冲刷，形成了破碎状残丘。渐渐地很多较小的残丘消失了，就剩下几个大一点的，比如哈拉吐乡的南山、西哈拉吐土丘，比如白依拉嘎乡的山包、白沙坨子、前珠拉沁东岗，比如达里巴乡的东南山、马场土岗、新立屯后岗及长山镇的那嘎岱后岗，西小山，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日伪时期，日本侵略者想在古河道这里开发水田，让这一带成为他们侵略全中国的粮食基地。从1943年秋天，他们从舒兰、伊通、双辽、怀德、农安、扶余、德惠、九台、榆树、大安、安广、开通、榆树和本旗抓来大批劳工，共计有8万多人聚集到这条松花江的古河道上。当时，劳工们都住在一米深的用秫秸糊盖的又潮又湿的“地窝子”，常常就连发霉的粗粮劣饭都吃不饱。超强度的劳动，很多人病倒了，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对劳工们则则辱骂，重则毒打。由于很多病号得不到治疗，死后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194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在西小山西北的门吐坑（门德）屯附近，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劳工们累了一天，晚上只能喝到点儿高粱米粥。有几个人实在是饥饿难忍，就来到屯子里找吃的，不料被伪门吐坑屯长发现，报告给本屯的伪警察分所。他们不容分说，就把几个劳工毒打一顿，引起了劳工们的愤怒。当晚，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几十名劳工，在孙万贵的带领下，手持铁锹、棍棒闯入伪警察分所，打了伪警察，抢了枪支。前郭旗伪警察署得到报告后，由日本人渡边堪布等带队，分乘四辆汽车连夜直奔门吐坑，将劳工四中队包围起来，用机枪扫射，进行武力镇压，打死打伤劳工多人。最终，他们以“反满抗日”的罪名，将孙万贵等三人逮捕。

这个叫孙万贵的人及很多死伤的无名劳工，都是达里巴屯的，都是我的家乡。我为家乡出现这一群勇士而振奋，就像当年发现了西小山和大苇塘一样。

遗憾的是，电子西北角儿的榆树带和老牛道都消失了。遗憾的是，孙万贵等多位有血性的老乡也无缘相见。

好在那片梦中的山水还在，好在当年的二孩儿，刚刚退居到教书育人的二线，我很想约上他，再次沿着心中的老牛道，走向西甸子的大苇塘，来到三十年未曾见到的西小山前——

首先献上一束鲜花吧，向孙万贵，也向为这片土地流过血汗的死难者，表达一份迟到的敬意和怀念；然后再登上西小山，看看草甸子或远或近的牛羊，看看大苇塘野鸭子及灰鹤活动的水面，看看蓝天飘过的朵朵白云，看看排成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北飞的大雁；接下来下山，看看还能不能走进四鸟窝棚的小院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我们自由的童年。

我愿意与7岁的自己诗意地栖居，也愿意把根扎进故乡的泥土，让生活充满鲜活而生动的色彩。

往事东北